

儒夫

懦夫传

朱山坡 作品

撑死胆大的与饿死胆小的

朱山坡
作品

懦夫传

撑死胆大的与饿死胆小的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儒夫传：撑死胆大的与饿死胆小的 / 朱山坡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99-7413-2

I. ①儒…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5094 号

书 名	儒夫传：撑死胆大的与饿死胆小的
著 者	朱山坡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汪 旭
特 约 编 辑	邹晓燕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413-2
定 价	3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与狗赛跑.....	1
第二章	初识康妹.....	7
第三章	练胆	24
第四章	错失米铺.....	38
第五章	想要回米铺.....	49
第六章	没什么可怕的	52
第七章	老冯走了	54
第八章	生活	61
第九章	丢失工作.....	74
第十章	学剃头	88

第十一章	“夺”回米铺.....	97
第十二章	马剃头之死.....	119
第十三章	顶替投军.....	125
第十四章	逃回家.....	139
第十五章	上阵杀敌.....	156
第十六章	越想家越胆大.....	168
第十七章	两袋银元.....	184
第十八章	上津兵团.....	205
第十九章	谁是谁的胆.....	209
第二十章	马虎牺牲.....	217
第二十一章	吃空食堂.....	240
第二十二章	康妹饿死了.....	252
第二十三章	马旦被吓死.....	261

第一章 与狗赛跑

这天的太阳发狠了，把地面晒起了刺，让人畜都小心翼翼的不敢踩下去。春天还没有走，照理天气不应该那么不讲理。平时，洪冲的那条瘦黑狗也没有那么蛮横，但这一天，它突然变得狂躁。马旦把米送到方家酱坊，刚把米袋子放下，这条奇丑无比的瘦黑狗便狂吠着跑出来，恶狠狠地要往马旦身上扑。马旦来不及弄明白怎么回事，转身就跑。狗张着嘴巴，露出锋利闪亮的牙齿，紧紧地追着马旦。马旦从范大铁铺一直往东，沿着临河大街经过毛家布行、罗记锅店、朱氏丝店、华盛烟厂、博白篾器店、苏家酒坊、黔滇银饰店、丰裕米铺、粤东会馆、奉先戏院……那些看见马旦奔跑的人不但没有喝止或阻拦追马旦的狗，反而兴奋地狂喊着，想尽一切办法让瘦狗跑得更起劲。这种兴奋的气氛除了庙会，除了三年前一个来历不明的年轻裸女首次出现在上津街头的那一片刻。马旦和狗一下子点燃了炎热的空气，四面八方喧

器起来。街头上的行人为马旦和狗闪出了一条足够开阔的通道。马旦被狗追得太紧，腾不出时间来跟他们打招呼。他们惊叹于马旦脱掉了鞋还能在火烫的地面奔跑。

“马旦，你的脚烤焦了，香喷喷的，变成火腿了。”

“马旦，你就让狗啃一口吧，它除了吃屎一辈子也没吃过肉。”

马旦不愿意，把被汗水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扔给狗，狗被吓着，愣了一下，嗅了嗅，很快发现马旦耍金蝉脱壳，更加生气，奋起直追。马旦脱了衣服，身子轻了，跑得更快。

旁观的人也更加兴奋，像观看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他们都清晰地听见马旦和狗喘息的声音，很有节奏。

也有人替马旦着想的，告诉马旦，马旦，你停下来，狗也会停下来。它不是一条疯狗，它本性善良，只是不肯认输。只要你认输了，它也就罢休了。

马上另一个人就反驳这个善良的建议：你让马旦怎么认输啊？难道你让马旦认狗作父跪下来叫狗一声“爸”？

那个善意的人说，如果能不让狗咬，叫它一声爸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马旦你就试试吧，叫它一声爸！”

马旦不肯认输。他相信自己能跑得上一整天，甚至一直这样永无休止地跑下去。他不相信那些给他提建议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能跑多久。

康妹从码头上岸的时候，马旦刚好从那里经过。康妹站在石阶上仰望，好奇和疑惑于一个男人为什么无聊到跟一条狗赛跑。

她惋惜地嘟囔了一声：“省省吧，每跑一小步就要耗费一大口饭的力气，看你家有多少米饭可以耗费呀？”

上津镇不大，就那么丁点地方，从西头跑到东头只不过两三里地，到了何家染坊就到了尽头，就没路可走了。何家染坊的尽头是一棵参天的桉树，马旦绕了桉树一圈子，掉头。狗也跟着掉头往回跑。马旦再次经过自家马一号米铺的时候，他的父亲马剃头正坐在米铺门口看着他跟狗赛跑，也不焦急，若无其事地摇着扇子，好像被狗追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素不相识的外人。有人善意提醒马剃头：“你儿子被狗欺负了！”马剃头说，我不觉得是狗欺负人，倒觉得是人欺负了狗。马剃头不应该说这句话。马旦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说这样幸灾乐祸的话。说这种话会引起麻烦的。

“谁能给我一口水喝？”马旦希望有人递给他一碗水，但马上觉得这是不现实的，稍一松懈狗就咬到他的脚后跟了。

“要不，你们先给狗喝口水也成。它的嘴巴也冒烟了。”马旦说。他想，狗要喝水就得停下来，它一停下来喝水，他也能停下来喝水，对双方都很有利，也很公平。如果这是一场比赛的话，没有人会质疑它的公正性。

路边刚好有一个破瓦罐，马旦看得见里面有水，狗也能看到。但狗没有停下来喝口水。这让马旦有点恼火：这分明是把我们双方都往绝路上逼！

马旦又想，在这个无聊沉闷的下午能给那些闲人带来欢声笑语，给上津带来一阵喧闹和乐趣，他和这条狗再苦再累也值得。因此，这场面像是他和它合谋进行一场逼真的表演。

马旦再次经过码头的时候，差点撞到了康姝的怀里。康姝刚要生气，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忍住了，但还是忍无可忍，大声对着马旦的背说，你吃饱了撑呀，你家是不是开米铺的呀？马旦顾不上旁边的人，专心逃跑，因此也就没注意到康姝，但马旦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上津没有女人往自己身上喷香水，只有莲花镇的臭婊子因为觉得自己臭才往自己身上喷香水。闻到香水味，马旦竟然不感觉口渴了，反而感觉到浑身是劲，仿佛刚才跑掉的力气重新回到了身上。因此，他跑得更快，渐渐拉开了与狗的距离。但他又不想把距离拉得太远，太远了狗就知难而退，就不好玩了，比赛就结束了，上津的人就不知道他到底有多能跑了。于是，他故意放慢了速度，狗又追上来了。康姝的香水味像狗一样追着马旦，马旦每一次深呼吸，都感觉得到，好像那味道已经在他的鼻子里安居乐业了。

洪冲的狗追着马旦来回跑了三圈子上津镇。所有的人都赞叹马旦的奔跑能力。当马旦和狗跑第四圈子上津的时候，他们发现马旦的优势明显，而狗败相早露。但狗也很倔，咬不了马旦一口便不肯放弃，不肯认输。毛家布行的毛掌柜是一个眼光锐利明察秋毫的人，他最早觉察到狗不仅仅是强弩之末，而且是苟延残喘。他对马旦说：“狗快死了，你还跑得乐不可支！”

这时候众人才发现狗的力气快用完了，吐着的狗舌头都快吐掉到地上了。他们怂恿马旦，你再坚持跑一圈子上津，狗就低头向你认输了，从此再也不敢追咬你了。

马旦觉得有道理，往回对着狗了一声，狗本来已经放慢了脚步，甚至有认输的趋势，经马旦一吼，又激起了它的斗志，它用

最后一口气向马旦追上去。

马旦再次经过自家马一号米铺门前时，有人对马旦说，狗死了。马旦回头一看，果然狗就倒在身后不到一米的地上。狗倒毙的样子很难看，口吐白沫，还吐出了长长的舌头，身上散发着烤糊了的味道，眼睛睁得大大的，还没等到咽气便招来了一堆苍蝇。

“如果死的是我，也会招来一堆苍蝇的。”马旦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马一号米铺的门口，喝着水，向围观的人得意地说，“但世界上没有哪一条狗能把我累死。”

众人哄笑。他们分明是在笑话马旦。马旦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取笑一个胜利者。他向人们展示起泡了的脚底，人们对此并没有兴趣，觉得那是他自找的。马剃头从米铺里走出来，懒洋洋地用扇子驱赶狗尸体上的苍蝇，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洪冲家的那条狗吧？”马剃头问所有的人。

所有人都给予了同一答案：“是洪冲家的。”

马剃头好像被突然惊醒，打了个寒战，慌张地从屋里端出一盆冷水往狗身上泼过去，不断地摇着狗头，掐狗鼻尖，甚至还嘴对嘴地给狗做人工呼吸，想把狗救活，可是狗确实是死了，活不过来了。马剃头失望地吆喝马旦过来帮忙，将狗尸移到阴凉的屋檐下，用一张上等的彩色丝布盖上，只露出四条僵直的腿。马旦不满马剃头这个举动：“虽然它死得很难看，但它又不是马旦家什么人，你干吗要盖着它？那块布多贵啊，我妈死的时候你也舍不得拿它盖一下。”

马剃头狠狠地瞪了马旦一眼，让他噤声，还要支走那些看热

闹的人。但他们不愿意离开，因为洪冲来了。

洪冲身材高大，气壮如牛，还有一身好拳脚，面目狰狞，气势汹汹，毫无疑问，他是上津镇最凶残的人，连槁山土匪都惧怕三分。前年，他曾经打断三个到上津滋事的外乡人的腿，活生生将其中一个外乡人的胳膊卸下来喂狗。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外乡人敢到上津来撒野。去年一个夜里，十三个槁山土匪曾经来到南门口，纠结了半宿，但最终没敢踏进镇上，留下杂乱的一堆马蹄印，原路离开。因为他们知道洪冲还在镇上。

所有的人都对脸色难看的洪冲恐惧三分，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弄出一点不恰当的响声招致他的怒斥和拳头。马旦躲到了马剃头的身后，感觉到自己的胆囊在不断收紧，一股苦水从肚子里涌上来，被他强咽了回去。

洪冲揭开丝布，看到了死去的狗。

“太平盛世，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津欺男霸女、杀人放火！”洪冲悲愤欲绝又义正辞严地说。

马剃头意识到，这回被洪冲讹上了。

第二章 初识康妹

马一号米铺像大多数店铺一样，前店后屋。屋里面的家具众多，洪冲就坐在马旦家客厅中央那张黄花梨太师椅上，伸了伸腰，抚摸了一下光滑得如女人皮肤的椅子，自言自语说，我家应该有一把这样的椅子，然后惬意地喝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对马剃头父子说：“下面，我们谈一下赔偿的问题。”

马剃头陪着笑脸说，那就随便谈一下。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条规矩你们知道吧？”洪冲说。马剃头站起来说知道。洪冲晃了晃脑，“你们果然是明事理的人，我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

站在马剃头身后的马旦想说话，被马剃头阻止了。马剃头说：“我们就事论事，公事公办。”

洪冲心平气和地说：“那就公事公办吧，你们不能让我吃亏，我也不能让你们吃亏。”

马剃头说：“好，既然你那么爽快，那我也爽快，我们赔你一条狗的钱……”

洪冲脸色聚变，站起来打断了马剃头：“一条狗的钱？你存心要让我吃大亏！你们起码要赔我三条狗的钱。”

马剃头说，这是什么道理啊？

洪冲说：“这是最公道的赔偿了。当然，如果这条狗不姓洪，它死也就死了，你们父子还可以烤熟它吃了，但它姓洪，在我家，它就是我的兄弟，它就是我的一个亲人，马旦，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了你知不知道？”

马剃头赶忙赔礼道歉，愿意赔偿一条更年轻强壮的狗。菜市场每天都有狗出售，要多好的狗都有。洪冲冷笑道，你还是把我的狗当狗！你又污辱它了！

马剃头马上改口说，狗照赔，我们还厚葬你家兄弟……

洪冲勃然大怒，你把我当狗了？你刚刚污辱了我的狗，现在竟然又来污辱我？本来我只要你们赔偿三条狗的钱，但现在要加上这把椅子。

洪冲说的是屁股下面的黄花梨太师椅。

马剃头心里已经生气了，但不敢表露出来，并且强行将火气悄悄熄灭掉，以防万一压制不住惹祸。看洪冲那样子，马剃头不敢贸然再张口。

马旦闪出来替自己辩护说，洪冲，你的狗是自己跑死的，它追着我跑，我没有叫它追着我……街坊可以评评理，如果跑死的是我，而不是狗……

洪冲说，“马旦，如果你不跑，我的狗也不会追你，不追

你，它就不会死，你为什么要跑呢？你怪谁？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如果跑累死的是你，我就让我的狗偿命。可是死的是我的狗，我要你偿命，天经地义吧？”

马旦说，你蛮不讲理，我喜欢跑，你的狗不追我，我自己也会瞎跑，我不跑不舒服。

马旦肯定是要跑的。他是上津镇跑得最快的人。如果谁要揍他，他准会在别人的拳头抡起前跑出了上百米。他对上津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小巷和每一个可以藏身的旮旯都了如指掌。

洪冲气呼呼地走出门外，拖起死狗往马剃头的米铺里扔，死狗刚好搁在柜台上，头朝外垂下，舌头伸得更长更直。一群苍蝇鱼贯而入。

马剃头喝止了还要申辩的马旦，咬咬牙对洪冲说：“赔。”

马旦低声嘀咕说，我没有错，我哪里错了？

马剃头给了洪冲三条狗的钱：“椅子，我明天叫马旦给你送过去。”

洪冲数了数银子，然后冰冷地说，这条死狗你们就烤着吃吧，最好连狗粪也吃下去。

马旦说，我们不吃狗肉，今晚我就将狗安葬了。洪冲往米铺的地板恶狠狠地跺了几脚，房子似乎震动了几下，幸好没有塌下来。洪冲离开米铺时对围观的街坊说，你们都看见了，我洪冲是不是镇上最公道最讲理的人？众人点头说是。

洪冲离开时吩咐马旦，搬椅子的时候你得当心一点，别碰坏了，从现在起，它已经是我家的椅子了。

洪冲一走，马剃头便瘫坐在太师椅上。有人笑嘻嘻地对马旦

说，明天你到我家去，我家也有一条狗……

马剃头对幸灾乐祸的人怒目而视，他们觉得没趣也就散去。

第二天，马剃头让马旦将太师椅送到洪冲家里去。马旦对父亲说，我不给洪冲家搬椅子，那是爷爷的椅子，就这样搬给洪冲，我哪有尊严？

马剃头心里还窝着火，斥喝马旦说：“胆小鬼哪有资格谈尊严！”

马旦说：“爸，被狗追着跑是我故意的，我是向他们示弱，其实我既不是傻子，也不是窝囊废，别人看不出来，难道你也看不出来？”

马剃头火冒三丈，吼道：“我早就看出来了，天生一个胆小鬼！”

马旦不再作声，把太师椅背在自己的背上。好沉重。

马剃头恨不得往马旦的屁股踹上一脚：“我怎么会有一个比狗还胆小的儿子！”

街坊看到马旦背着一张巨大的太师椅往洪冲家里走，都惊叹他的力气。

“马旦，你怎么能把你家的镇宅之宝都送给别人？没有了这张椅子，不仅你爷爷在地下生气，你家或许从此就会衰败下来。”有人说。

马旦说，我爸不坐那么大的椅子了，搁在家里占地方。

那人说，那你送到我家里来，我不嫌它占地方。

马旦说，洪冲家比你家宽阔得多。

那人说，看你，真是一副败家子相！

马旦听多这样的话了，满不在乎，他的步伐迈得很结实，行人都远远地给他闪出路来。

越接近洪冲家，那股熟悉的香水味便越清晰。马旦意识到是昨天在码头闻到的气味，肯定是从那女人身上发出来的。那个女人现在在洪冲家里。马旦把太师椅背进了洪冲阁楼的客厅，把它放下来。洪冲站在楼梯口对马旦说，这张椅子放在我家更合适。香水味从阁楼二楼传下来。马旦想上去看看香水的主人。但洪冲横亘在楼梯口，马旦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

“香水味没什么了不起的，莲花镇的婊子身上也有。”马旦想。

但他想弄明白香水女人跟洪冲是什么关系。镇上一早好像就有了传闻，洪冲霸占了一个外地来的女人。马旦想，洪冲真应该千刀万剐。

从洪冲家里出来，马旦就去打听洪冲霸占的那个女人是什么来历。很快，他弄清楚了。她是寻江镇棺材匠康良的女儿康姝，昨天才从寻江过来的，现在是洪冲的女人。棺材匠有五个孩子，养不起她，她被赶出来了，来到上津镇的当天，洪冲就硬生生地将她拖到了自家的屋子里，拉上了床，昨天晚上，除了马旦镇上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她的惨叫。马旦太累了，睡死过去了。

马旦不相信一个好端端的女人怎么就被洪冲这样霸占了呢？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也听到了从洪冲家里传来的女人的阵阵惨叫。那惨叫声仿佛掺杂了香水味。马旦听得浑身发抖，心又隐隐作痛，第二天对马剃头说：

“爸，我想救她。”

马剃头知道马旦要救的是谁，惊恐地斥责马旦：“你找死呀！她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马旦说：“她长得好看。镇上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她。”

马剃头将手中的算盘往桌上一摔：“你见过几个女人呀？你懂什么女人呀？”

其实马旦没见过康妹，那天在码头他只是见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对她并没有正眼看着，并不知道她长得好不好看。现在，他只知道她的名字叫康妹。

马旦对父亲说：“我想救康妹。”

马剃头一声断喝：“你给我好好卖米！别惹是生非！”

马旦心里想，我是上津第一个闻到她身上气味的人，怎么落到了洪冲手里？

马剃头看得出来，马旦的心有点邪了，但不好说什么，因为他觉得马旦是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不必过于担心。

第二天黄昏，马旦在自己的米铺看到康妹。康妹进来的时候，马旦正在大米桶的米堆上不断地写着两个字：“胆量”，写了抹平，抹平再写。康妹在马旦的身后站了好一会，马旦竟然不知晓。

“米桶里装的究竟是米还是胆量？”康妹说。

马旦猛回头，看到这个穿旗袍戴珍珠耳环的女人，身子哆嗦了一下，手中写字的筷子掉到了地上。他闻到了她身上残留的香水清香。其实，这种香味他早已经闻到，只是不以为然，因为马旦到上津每一个角落都闻得到这种香水味。

马旦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上津虽是川流不息之地，但马旦